



莊子

郁青青

暮春的下午，一陣暖風吹來，把在古藤樹下倚几而臥的惠施吹得睡着了。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耳邊傳來一陣浩歌，細聽之下，唱的是：

.....

聊寄生於天地兮，何若是其芒？

既若是其芒兮，何成心而自師？

與其是堯而非舜兮，孰若兩忘而不遣？

吾將逍遙乎無始有之鄉兮，與造物者同遊。

聽得惠施滿心高興，連忙高聲叫道：

「子休！子休！我在這兒打盹哩！」

「你今天嗓子怎麼攪的？啞得像鵪鶉。」莊周走到惠施面前問。

「哈！哈！今天上午來了個叫黃繚的人，我把他說得俯首粘耳地爬回去，真過癮極了。」惠施充份流露得意樣說。

「黃繚？那個南方的異人？……能讓他服服粘粘的人，這世界上恐怕只有你有這本事啦！……他問了些什麼問題？」

「他問『天地為何不墜不陷』、『風雨雷霆如何發生』之類的問題，我順口而答，不假思索，……哇！自從桓團、公孫龍他們跑去稷下做什麼大夫之後，我便再也沒有這麼痛快談過了。」惠施說。

「我倒想聽聽你說說天地不墜不陷的道理。」莊周說

「算啦！我會怎樣說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咱們談它做什麼？……喔！對了！有一件好消息我要告訴你，魏王派人來找我去做宰相，我去之後，一定向魏王推薦你。」

「謝了！要是我想做這等事，現在我已楚相了。」

「楚相？究竟怎麼一回事？」惠施急急地問。

莊子笑而不答。身旁一個學生代答道：

「幾天前夫子在濮水之濱釣魚，楚王遣二大夫來訪，說：『吾君擬以境內之事累先生。』」夫子手持着釣竿，動都沒動一下，看都沒看他們一眼，那二位大夫一再懇請，我們夫子便說：『聽楚宗廟有隻死時已三千歲的神龜，楚王用布巾包好，放在竹箱子裏。現在我問你們，這龜願意死後留骨呢？還是願意活着拖條尾巴在爛泥上爬？』『當然願意活着拖條尾巴在爛泥上爬！』二大夫一起說。『那你們請吧！我也願拖着尾巴在爛泥上爬。』我們夫子最後這樣說。」

「你這種想法對社會人羣一些用也沒有。」惠施衝着莊周說。

「知無用之用而後可以言用。大地，我們用到的只是腳站的這一小塊，如果把其餘的地方割掘到黃泉，那麼腳站的這一小塊還有用嗎？」莊周答。

「沒有用啦！」惠施想想答，但他實在不甘就此認輸便打譬喻諷刺莊子。

「魏王送我一顆瓜子，我種了之後，結成一個可裝五石的葫蘆瓜。這瓜太大了，拿來裝水則因為質地不堅，一舉起來便碎掉，分切成兩個瓢，又平淺不能容多少水。我便把它擊碎丟了。」惠施在說莊周大而無用。

「你實在不會用大東西。」莊周說：「你為什麼不會拿來裝酒，縛在腰上，且可以用來渡河。宋國有個人家世世代代都以漂洗絲絮為業，他們有種擦了後手不會龜裂的藥。有人知道這消息，便去與他們商量，打算買這藥方子。宋人便聚了族人商議說：『我們世世代代幹漂洗絲絮的活兒，賺的錢很少，現在一下子得了一百金，我看賣了吧！』那個買藥方的人跑去見吳王，冬天吳國與越國作戰，吳軍便仗着這藥方子，手脚沒龜裂，打敗了越軍，吳王便封他一塊土地。你看，同樣一個藥方子，有的用了不免漂洗絲絮過日子，有的用了却割地封王。」

莊周看惠施仍想辯下去的樣子，便連忙接着說：

「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，不會有結果的，我看你精神不太好，不如同我們四處走走。」

走出樹林，眼前是一片菜園，這時正開滿黃花，花間蝴蝶、蜜蜂飛着、鬧着，天上則不時傳來黃鸝兒的啼聲，這美景使莊周如飲瓊漿，陶陶然與天地萬物為一。惠施則視若無睹，心中正架構着「至大無外，謂之大一；至小無內，謂之小一」的理念。

一行人不知不覺間走上一座古老的木橋。莊周佇足低頭望着橋下的游魚贊嘆說：

「鯽魚在水面悠悠哉哉！這是魚的快樂呀！」

「你又不是魚你怎麼知道魚的快樂？」莊周的話無意中給惠施聽見，惠施習慣地與莊周辯起來。

「你又不是我，怎知我不知魚的快樂呢？」莊周反問。

「我不是你，固然不了解你；你總不是魚吧，那麼依理類推，你不知道魚的快樂，那是毫無疑問的！」

「慢點！慢點下結論。」莊周說：「我們從問題的開始說起，你說：『你怎知魚快樂？』這明明已曉得我知道魚快樂才這樣問我。……好啦！你如果要問我怎樣曉得，我告訴你，我在濠水的橋上曉得的。」

惠施順着莊周的眼光看去，只見幾條白魚出沒水中，確有優游從容之意，但做一個辯者，以反人爲實，以勝人爲名，真實的感覺是一回事，辯論的勝負又是一回事，他不能就此干休。

「魚是魚，人是人，人永遠沒法了解魚，你看到的現象，不見得是魚的真實情況。」

「真實情況是怎樣我們暫時可以不管，現在我只感覺到魚的優游快樂。」莊周說。

「那你這人太感情主義啦！」惠施說。

「相反的，我主張人應該無情。」

「人而無情，怎可算人？」惠施又捉到話柄了。

「陰陽之道給他外貌，天地給他形質，怎麼不是人？」莊周反問。

「既是人，怎能無情？」惠施問。

「你所說的情，不是我所說的情。我所說的無情，是說人不要因爲情慾好惡而傷害天性

，只要順應自然就好了，何必在天性中增加些什麼。」莊周解釋道。

「不增加些東西，人怎麼活得下去？」

「道予人外貌，天賦人形質，本來就完全無缺，我們不要因私心的好惡傷害生命就行了。今天你神識外務，精氣勞攘，你靠着樹唱歌，倚着几談話，談到累得睡着了。……上天讓你做一個人，不會讓你有缺憾不完美的，你何必聘好惡與別人辯論，拿那些堅白之說來顯揚自己呢？」莊周不能不勸起朋友來。

一行走過橋去，惠施低頭不語，似乎正在想莊周的話。莊周則欣賞着被風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稻浪。遠處的山巔已微染夕暉，可是一行人都沒有察覺。

×

×

×

一年之後，莊周送惠施的葬回來，黃昏道上，臉色陰沉得怕人。他的學生從沒有看過老師有這等臉色，忍不住地問：

「夫子！您不是以生為附贅懸疣，以死為決抗潰癰嗎？前些日子，師母去世，您還箕踞鼓盆而歌，那時惠先生責備你說，這樣子太過份了。您說生死就如四季運行一般自然，沒有什麼好為它哭泣的。現在惠先生一過世，您的臉色怎麼這麼難看呢？」

「我不是為惠先生的死悲傷，我是為我自己悲傷啊！」莊周說。

他看看學生一付大惑不解的樣子，便嘆口氣，用它最慣常的寓言形式表達他深沉的悲哀。他說：

「有個郢城人把白墻土像蟬翼一樣薄薄的抹一層在鼻尖上，叫匠石用斧頭替他削去。匠石揮斧生風，看也不看直砍過去，把白墻土削得乾乾淨淨，但沒傷到一點點鼻子。宋元君聽到這個故事後，高興得很，也拿白墻土抹在鼻尖，對匠石說：『請您也幫我來一下吧！』匠

石硬是不肯。再三追問之下，匠石才說：『我的技術雖然還有把握，可是我用斧的對象已不在。』

莊周說完，舉目望向天邊剛剛亮起的點點星星，好久好久，才又悠然說道：

「惠先生多才多藝，著了五車子的書，可惜只在嘴巴上求勝，難令人心服。他離正道太遠了，只得了個辯者的名聲。他那樣做，就如同想用形體與影子競走，想拿聲音壓倒回響，不明白根本在那裏，真可悲啊！」

×

×

×

莊周因惠施死去，在人間世便無人可談，於是寫下內七篇，求知已於千古。後世像郭象之流，自以為是莊周知音的很多，但莊周地下有知，不知願引為一談否？

故國啊！您令人魂牽夢縈！

華振之著

故國神遊

第一集 45元

第二集 55元

第三集 50元

合購
120元

當史地讀也可，當遊記讀也可，當文學讀也可！